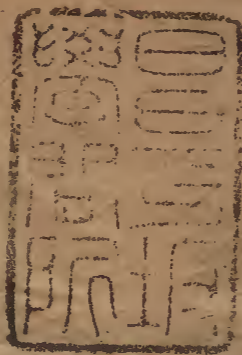


朱氏訓蒙詩門

二十二



					漢書門
			二九		
		六二	八		
三二	一	函	號	類	
冊	架				

內閣文庫		
三七	八二	漢
三函	二五	書
一七	三八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258
冊數	32	(19)
函號	273	22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大英圖書館

朱氏訓蒙詩卷之三十二

葛爾朱日濬述

同學王澤弘正

小象之任乏五下

琴琴

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為巷伯者作此詩曰
天下之禍恒起於讒君子可不謹乎彼萋

小巷伯

同治庚午

門人

王材升
王材任
王材成
王材律

叅

淺草文庫

兮斐兮小文耳。○集傳斐斐小文之貌。○詩緝曹氏曰：斐如卉木萋止之萋，斐如斐然成章之斐。○朱日濬曰：宮刑為五刑之一，割其勢以守宮，故曰宮刑。巷伯見集傳總注。○萋音妻，斐音匪。

成是貝

錦乃文致之而成，是貝錦。○集傳貝，水中介蟲也。有器物居陸者名贖，在水者名蚶，至大者名鮪，至小者名鱖，黑色者名貽，貝黃質白文點者名餘，賤白質黃文點者名餘，泉中央廣兩頭銳者名蚘，大而汚薄者名蚶，小而狹長者名蟻，陸璣云：大者至一尺六七寸。

今九真交趾以為杯盤寶物也。○古義相貝經云：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曰紫，貝素質紅黑曰珠，貝青地綠文曰綬，貝黑文黃畫曰霞，貝紫愈疾珠明目綬消氣瘴霞服蛆蟲。○朱日濬曰：此二句是比以萋斐之小文而羅織之，以成大文，比讒人因人之小過而文飾之以成大過。○錦而冠之以貝，當指織錦似貝之文而言。毛傳云：貝錦，錦文也。鄭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氐之貝文也。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集采色以成錦文。埤雅云：錦文如貝。蘇傳云：貝錦，錦之貝文者也。呂記嚴緝說通古義諸訓俱同。獨孔

疏謂貝文似錦遂以貝錦為貝之文濬按如前毛鄭諸注正切羅織之義而集傳文致之以成貝錦正是用其意不得混看彼譖人者朱日濬曰譖字是讒謗人字指被謗之人者字方指謗人之人觀下謀欲譖人及取彼譖人句可見亦已殘忍大甚矣人其何以堪耶○大音泰○比也○**嗃**○**嗃**○**嗃**○不但已也彼蘇傳嗃侈皆張也○朱日濬曰萋斐非物嗃侈非星

總不過形容其小文微張之貌耳○**成是南箕**而虛張之以

集傳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大全安成劉氏曰常見於南方故謂南箕○古義晉書云箕四星亦後宮后妃之府亦曰天津亦曰天雞主人風鄭曉云箕承帚以掃者又揚穀器尾受之以箕章婦道也又主口舌骨肉讒之所生也故箕一名卷舌詩緯云箕為天口主出氣史記云箕為敖客曰口舌宋均云敖調弄也箕以簸揚調弄為象又受物有去有來客之象也嚴云箕東方之宿考星

者多驗於南方故曰南箕○朱日濬曰此二句是比與上章同意舊說謂上章以小而成大為比此章以虛而成實為比今按大小虛實於兩章之義何所據以為然發微云此二章總是喻飾小過成大罪之意但喻之不一而足乃極為形容耳萋菲文之使大咳後張之使大張之者文以張之也總是一串意如此說甚**彼譖人者**以張為大者**誰適與謀**必有同惡直捷**彼譖人者**以張為大者**誰適與謀**以相濟也不知誰適與謀而詭祕如是耶○集傳適主也○朱日濬曰誰適與謀者謂誰與之共主此謀亦倒句也

上章言大甚此章言與謀乃互文見意○**緝緝翩翩**非有他義也○適音的謀叶眉○比也○**緝緝翩翩**雖然譖可以任爾為之哉彼緝緝然如麻之緝繼續而不已翩翩然如鳥之飛往來而自得○集傳緝緝口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謀欲譖人**專理貌皆通翩翩往來貌○翩翩音篇叶續**謀欲譖人**為此謀欲以譖人○詩志萬曰讒言譖人或有出於意氣之不合者尚可言也若謀欲如此則其心一主於害人而其計惟工**慎爾言也**夫固無言不聽矣然尚於禍善故深恨之**慎爾言也**當慎爾言而無縱也

謂爾不信

恐聽者時悟將謂爾為詐而不信實也蓋言之無實終則必露爾可不知乎○信叶

心○

捷捷幡幡

非但言之不聽也彼其捷捷然言語之佞利幡幡然反覆而不止○

集傳捷捷佞利貌幡幡反覆貌○幡音翻

謀欲譖言

專欲謀為譖人之言

豈不爾受

夫固為王受之也夫王之好譖豈不爾受

既其女遷

然可以受爾亦可以受人吾恐遇譖之禍

既將遷而及女矣爾豈能禁耶○說通舊說慎爾言也二句以令終之道教之豈不爾受二句以術中之

刑懼之無此意是惡而幸其見及之詞猶今人曰也須仔細亦有時輪着女耳○發微慎爾二句自譖者

言豈不二句自聽者言此二句根不信來不信則不受而女遷必至之理也二章要一氣順看勿得比對

○女音汝

驕人好好

夫譖人之為惡如此吾將何所訴哉彼譖人者所謂驕人

也則好好然得志而樂矣○集傳好好樂也

勞人草草

被譖者所謂勞人也則草草然失度

而憂矣○集傳草草憂也○朱日濬曰草草非憂然亦憂之所致也故集傳直訓曰憂此是會意解法或

謂天下之物柔靡莫如草草草者垂首喪氣之狀或
 又謂好好言其彌縫之密草草言其備禍之疎以上
 二說固皆草草中所有之理但此承勞人說只如草
 率草次之義集傳所云遇譖而失度是也蓋遭毀被
 罪造次顛沛之際實有此境 **蒼天蒼天** 夫我之見病如此惟天庶
 善禍淫理有不 **視彼驕人** 其視彼驕人察其 **矜此勞**
 爽○天叶汴 **人** 矜此勞人恤其勞而扶持慰安 ○ **彼譖人者** 不但
 人之此非吾之所厚望哉○賦也 ○ **彼譖人者** 不但

彼譖人者 **誰適與謀** 奸險詭祕不知誰為之主而與
 ○者叶渚 **誰適與謀** 之謀可惡甚矣○集傳再言彼
 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 **取彼譖人** 吾將
 之也或曰衍文也重平聲○謀叶母 **取彼譖人** 取彼
 譖人 **投畀豺虎** 投與豺虎令搏噬之○集傳投棄也○
 聲郭璞云脚似狗貪殘之獸也羅願云牙如錐長尾
 日頰足前矮後高而長尾其色黃瘦健今人稱豺狗
 格物論云虎如猫而大如黃牛黑章鈎爪鋸牙舌不
 大於掌生倒刺鬚硬尖而光橫行而安尾其怒而吼

也聲如雷百獸為之震恐陳藏器云虎威如乙字長
 一寸在脅兩傍皮內尾端亦有之○發微埤雅云俗
 云瘦如豺豺柴也豺體細瘦棘人骨立謂之豺毀義
 取此又俗云豺羣噬虎言其健猛且衆可以窘虎也
 故語云豺舌雖狹而有殺虎之能漢律捕虎一購錢
 三千捕豺一購錢百豺虎皆害物之尤者○異音祕
 兵媚**豺虎不食**吾意豺虎必**投畀有北**當與北方寒
 殺之○集傳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朱日濬曰
 毛草也草者猶地之毛髮也北方寒涼不生草木故

日不毛左傳澗溪沼沚**有北不受**吾意有北亦必惡
 之毛是亦以草為毛也**有北不受**之而不受○集傳
 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孔疏豺虎之
 食人寒鄉之凍物非有所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
 也**投畀有北**當投與昊天以制其罪蓋昊天以好生
 集傳昊天也投畀昊天使制其罪○此皆設言以
 見其欲死亡之甚也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輯錄使制其罪之制斷也正也○大全東萊呂氏
 曰好賢如緇衣二句記緇衣文○朱日濬曰孔疏嚴

緝何義俱以此章兩句為一連可從但兩句一連又未始不歸重有昊古義云物皆天之所生亦惟天能死之天無推避之理故止於有昊其說是也○按孔云豺虎若不肯食當擲予有北太陰之鄉使凍殺之若有北不肯受則當擲予昊天自制其罪濬謂若不肯食等語口氣俱太緩不得詩人惡惡激切之意今改正○有北有昊者北為地之所有昊為天之所有猶古言有夏有殷有周皆重大之詞也○昊叶許候反○**楊園之道**夫以身受讒吾則已矣君子可不賦也○**楊園之道**鑒乎彼楊園之道在下者也○集

傳楊園下地也○疏義楊者近**猗于畝丘**也然欲登水之木宜下溼故楊園為下地**猗于畝丘**也然欲登畝丘必由楊園以達之是楊園之道加于畝丘則卑之有益於高也明矣○集傳猗加也畝丘高地也○疏義加者出其上也畝者田之壟也丘如田壟故曰畝丘○朱日濬曰發微云畝丘之外加以楊園則隄防自固故曰猗於畝丘濬謂即以此訓卑之有益於高其說未始不合但於楊園之道一道字不通蓋道者路也楊園下道由此漸上畝丘有進加之義故曰猗因知前說不用可也猗从犬一字數音音伊者歎

詞猗重較兮是也又語詞河水清且漣猗是也音姁者柔順也猗儺其枝是也音倚者與倚同加也此詩是也○猗音寺人孟子況賤者之言獨不有補於君子乎故我寺人孟子○集傳寺人內小臣蓋以讒被宮而為此官也孟子其字也作為此詩作爲此詩如貝虎北昊之惡凡百君子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尚敬而聽之以此自防而杜讒譖之禍則賤言有益於君子不猶楊園可加於畝丘乎夫詩之譏刺微詞隱名乃至自陳甘於抵冒

忌諱所謂惡惡如惡臭而不能自己者故曰惡惡如巷伯○集傳楊園之道而猗于畝丘以興賤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也蓋譖始於微者而其漸將及於大臣也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劉氏曰其後王后太子及大臣果多以讒廢者○疏義卑可升高有下可益上之意故以為興○六帖徐士彰曰巷伯既以被刑則其身無足為者故作詩以告君子庶幾有裨於人耳○朱日濬曰此以下地有資於高丘興賤言有補於君子如此興至末語意方完蓋寺人二句承楊園句凡百二句承畝丘句天然照應不容增減時說謂

興至四句止夫語既不呼意又不應何以謂之興乎
 ○舊說敬指敬身說通云末章曰敬不獨示人以辨
 讒之方亦示人以遠讒之道詩志云敬則其志正蒙
 難而不苟敬則其心細有備而無患濬謂詩中敬字
 正指聽信此詩不可輕忽之意諸說云云只是
 此聽之之後旁及之理非此敬字正解也興也

巷伯七章四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

六句 朱日濬曰首二章設喻以明其罪三四章深
 惡而欲其亦中於讒五六章既仰天而訴之

又求天以制之末章言作詩之意欲君子之聽也
 ○集傳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求巷是也伯長
 也主宮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篇班固司
 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
 亦謂巷伯本以被讒而遭刑也而楊氏曰寺人內
 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親近於王而日見之
 宜無間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讒則疎遠者可知
 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其
 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於此云○說約遭讒被宮
 故曰賤者非必為內侍被讒晦翁本不甚信後說

末章注又曰譖始微者而將及大臣此偶沿古解而不覺騎牆者也不可用○朱日濬曰一俯焉而萋菲之觸目一仰焉而星辰之愴懷既蒼蒼以頻告復有昊之追呼所謂刑罰不張王國不政故為是勞苦倦極以呼天亦無所告訴之意也或曰詩之意溫厚和平若此者不幾怒乎濬曰喜怒哀樂皆人所不能無期於稱情而止夫詬莫大於辱身無故被宮而令其和顏靜氣相說以解是欲其易怒而喜變哀為樂也其可得乎惟其如此雖極為憤厲而聖人亦不廢焉乃先儒之說謂孟子先為

寺人而後乃遭譏夫以寺人被譏而即作詩如此聖人遂錄之於經以垂戒萬世當不然矣凡作詩命題必稱引篇中字義今特以巷伯名篇蓋即以其所身受之慘為凡百君子告而因以警之其隱痛深矣其示人切矣○原解云小弁以下四篇皆信讒之害小弁害家巧言害國何人斯害朋友巷伯刺讒人編什之序也序云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與集傳異今不從

習習谷風

此朋友相怨之詩曰友以義合貴有常情今何如耶彼習習然之谷風○集傳習習

和調貌谷 **維風及雨** 則維風發也而雨繼 **將恐將懼**

風東風也 **維風及雨** 之固一氣相感矣 **將恐將懼** 追思昔日女當將恐將懼之時

○古義恐有危疑之意安者恐之反懼 有局促之意 **維予與女** 則維女患而予恤之亦心相

樂者懼之反 **維予與女** 須矣 ○毛傳風雨相感朋友 相須 ○疏義風雨相須所以與維予與女也 ○通解

末二句在典外 ○朱日濬曰此四句是與維風及雨 有朋友相須不舍 **將安將樂** 是固情之不忍棄者也

之意故以起興 **將安將樂** 奈何今者將安將樂 ○

樂音 **女轉棄予** 而女轉棄予遽爾睽絕焉何其薄哉

洛 **女轉棄予** ○詩原轉字根恐懼來言昔之同心 今忽轉而睽絕 ○ **習習谷風** 彼習習 **維風及頽** 則

予叶與 ○興也 ○ **習習谷風** 谷風 **維風及頽** 風 也而頽繼之若周旋而不舍矣 ○集傳頽風之焚輪

者也 ○詩緝釋天云焚輪謂之頽扶搖謂之焱郭璞 云焱暴風從下上也頽暴風從上下也傳以頽為相

扶而上以焱釋頽誤 ○疏義焚輪旋轉之貌 ○朱日 濬曰火焰焚物空中旋轉 **將恐將懼** 將恐將懼

有如車輪頽似之故曰焚輪 **將恐將懼** 懼之時 **寘予**

于懷 則女寘予于懷而親愛之有加矣。○集傳寘與置同。置于懷親之也。○朱日濬曰：置安置也。○

講意有風便有頽，亦見周旋不舍之意。興意亦到四句止。○古義劉峻云：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

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

寘音至。將安將樂，此情不忍遺也。棄予如遺，遂棄予懷，叶回。將安將樂，奈何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如遺忘者不復有存省之念哉。○集傳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也。○古義此比上章又深一層。徐光啟云：維予與

漆中之投，膠棄予如遺，則道旁之敝屣。○興也。○習

女義同鵜鰈，女轉棄予，別有參商。寘予于懷，如漆中之投，膠棄予如遺，則道旁之敝屣。○興也。○習

習谷風 所以然者，必有所怨。維山崔嵬，而皆及之所

被固甚廣矣。○集傳崔嵬，山巔也。○崔嵬音摧桅。無草不死，其上猶無無木

不萎 無不萎之木，是風雖和，猶不能無遺恩也。有如

大或一枝枯，故曰萎也。○詩說此四句以風之廣被，不能全功比友之大德，不能無小怨，末二句則責

其忘大德而思小怨也。○說約首二句照大德，中二句照小怨，然忘字思字，至末二句始出，則另就彼說。女屬比，不屬興也。或說：忘我大德，然則朋友有大德，非是。○菱音穢叶威。忘我大德，不無小怨，所固然矣。今患難親而安樂棄，是思我小怨，亦其小也。而切切思之，豈朋友之道哉？夫谷風作而世變見，故曰伐木之化行，則民德歸厚矣。○詩志肝膽之友，每忘形骸，其平素言色之疎畧者，必多彼則思之，以為棄絕之端。夫思小怨而棄絕，猶可言也，欲棄絕而思小怨。

不可言也。人情薄惡，往往有之。○朱日濬曰：時說大德，即指患難相恤，殊失德字之義。濬按箋云：大德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此於義甚合。若以為患難相恤，終涉自矜，非詩人之旨。至於小怨，不過詞氣顏色之小失，患難相依，安樂則棄，此自俗情如此。又何論有小怨與否？但詩人視彼薄態，又不忍令彼獨受其辜，故檢點生平，似悟似悔。若有此區區，不能自慊者，以分任其責云耳。此古人之厚道也。史稱韓魏公，說到小人負義忘恩處，心愈平，氣愈和，豈有得於此詩之意而然乎？古義鬼灰韻，菱叶灰韻，末句朱子云：叶韻。

未詳豐道生云叶灰韻於
隈反○此也或曰興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朱曰濬曰首二章怨其始合而
終棄末章怨其不當以小怨而

棄之也上已有忘大德思小怨意末章即申上意
○通詩雖是怨之之詞然語語有令其自思之意
故曰怨之者思之也不思不怨不怨不厚濬故曰
讀此詩者斷不可作忿恨語看過序云刺幽王也
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郝云文武道隆伐木求友
幽王失德谷風刺薄所以屬雅雅政也獻納之義

如云民間朋友相怨而作則當
屬風此亦一說附存以備考

蓼蓼者莪

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曰人
之養親有終為大今何不幸也彼蓼蓼然

長犬之莪昔固以美菜視之矣○集傳蓼長大貌莪
美菜也○詩緝郭璞曰莪莪蒿也亦曰廩蒿○菁菁
者莪傳曰莪蘿蒿也○釋草曰莪蘿○陸璣曰生澤
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
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萋蒿○山陰陸氏曰一名角蒿
也字說云莪以科生而俄莪俄而蔚直蔚粗而莪細

朱日濬曰不得終養謂行役在外
親死而不得終其養也○蓼音六
匪莪伊蒿今非

特賤草之蒿而已初望大失而不可賴於莪也有如
是哉○集傳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

比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
其養以死○詩緝釋草曰蒿歆歆去忍反○山陰陸

氏曰晏子云蒿草之高者也艾治也蒿亂也莊子云
是其於辨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蓬蒿以言穢

亂管子云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釋草曰藜之
醜秋為蒿釋曰醜類也言藜蕭蔚莪之類春始生氣

味既異故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也此說莪蒿
甚明以莪形蒿莪美而蒿惡莪始生香美可食至秋
老大為蒿則粗惡不可食故莪莪以喻人才而蒿止
為鹿食也舊以蒿為青蒿蒿類甚多此泛言蒿耳何
知為青蒿乎○朱日濬曰此二句是比據集傳說大
約以莪始生可食至秋忽高大不可食則孤人之望
比父母望我為美材以終養今不得終養而死則負
親之心○說約興必有照應然後作轉比無照應即
轉故另轉同而興比異也若此詩將注中父母生我
以為美材可賴終身而今乃不得其養等意再衍二

何於中間卽謂之興而不謂之比矣故曰興比皆是後人看出作者全不自定名目且集傳必補父母生我以為美材云云者亦是要詩理明白其實說者照樣補入則為改比為興矣大段看書作文各有門頭不可橫執故聞膠柱調瑟朱日濬曰東野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卽此詩意也莪蒿本是一物但小則美而大則惡故其物亦終始異名莪莪傲此近世解莪蒿者以為二物誤矣

哀哀父母
每一念至感慨係之哀哀我之父母朱日濬曰哀哀者自哀之也父母二字又以起下生我劬勞句哀

哀二字當讀斷集傳云於是乃言父母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按此則知哀哀不指父母矣

生我

劬勞 生我劬勞甚矣乃徒然不得其養以終耶○詩原劬勞病苦也○詩志生我劬勞其哀痛全在

匪我伊蒿上謂虛負此番劬勞也○論詩曰劬勞勞瘁只就襁褓孩提時言第四章復畫出箇劬勞勞瘁

的樣子○**蓼蓼者莪** 莪莪者莪**匪我伊蔚** 今匪莪也而伊

○比也○**集傳** 蘇牡荻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銳而長○詩緝莪

馬薪蒿也蒿之尤粗大者也○釋草曰蘇牡菽郭璞云無子者故云牡菽○詩人取義多在首章至次章則變韻以成章故舉蔚以言蒿之粗大耳猶王風揚之水一章言戍申二章三章言戍甫戍許借甫許以言申止是戍申不戍
 甫許也○蘇音尉 **哀哀父母** 哀哀我 **生我勞瘁** 其我勞瘁甚矣乃徒然不得其養○**餅之馨矣** 有子而以終耶○集傳瘁病也○比也○**餅之馨矣** 父母如此情能堪耶彼餅以泄之罍以蓄之餅待酌於罍也今餅之馨矣○集傳餅小罍大皆酒器也馨盡也○

古義餅說文云穉也或从瓦作瓶瓶有二義有以為酒器者禮記孔子曰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疏以為盛食於盆盛酒於瓶也有以為汲器者易井卦言羸其瓶楊雄酒賦言觀瓶之居居井之眉是也馨說文**維罍之耻** 而使之至於馨者罍實維罍云罍中空也**維罍之耻** 之耻固不能復辭其責也有如是哉○集傳言餅資於罍而罍資餅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故餅馨矣乃罍之耻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大全安成劉氏曰以餅比父母以罍比子但取其相資之義而不取義於餅罍之小大也如

左傳昭公二十四年鄭子大叔引此而曰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以餅喻周以罍喻晉亦不取小大之義也○通解重子為父母所資上○朱日濬曰此二句是比○孔疏郭璞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古義罍之用不一有盛酒者周禮鬯人社壇用大罍以盛鬯也司尊彝祠禴嘗蒸皆有罍及詩卷耳酌彼金罍者盛酒者也有盛水者儀禮罍水在洗東是也張萱云大罍震也小罍坎也此餅罍皆當主酒器而言○罍音鮮民之生所以苦獨之民生於此世○集傳鮮雷寡也○詩緝鮮民單獨之民謂無父

母也○朱日濬曰鮮民又有二說一謂子職不盡世間稀少此人一謂猶云無生人之樂濬按二說俱通

不如死之久矣 不如死之久矣○久叶已 **無父何怙** 蓋人生怙恃唯有父母無

父則無所瞻依而何怙○朱日濬曰怙恃皆倚賴之意 **無母何恃** 無母則無所倚賴而何恃

出則銜恤 是以出在外則心銜憂恤而抱終天之恨○集傳恤憂也○古義銜馬銜也馬行含

口中金為之故从 **入則靡至** 入在家則身靡至而無歸投之所是真生不如

死矣。○集傳靡無也。○詩說銜恤以心言靡至以身言。○詩原靡至如窮人無所歸之意。○朱日濬曰。卽此二句便見得是親沒而不得終養之恨。古義曰。孔云出門則心中銜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無所有至是其所以悲也。唐鶴徵云。抱苦在心鬱鬱不自得。神魂不定。憤憤靡所之。銜恤靡至四字形容真切。所謂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身之所至。卽憂之所至。故出入皆碍如此。○比也。○父兮生我。試以父母之劬勞勞瘁言之。父兮本母兮。鞠我。流氣以生我。○集傳生者本其氣也。母兮鞠我。今

以懷妊而鞠我。○集傳鞠畜皆養也。○通解鞠字對生字本其孕我之時而言。故嚴氏曰。父生母鞠。此總言我身是父母所生。養下乃詳言父母之恩勤也。而疊山謝氏亦曰。生我如天之生物也。鞠我如地之養物也。此拊我畜我。既生既鞠之後。拊循我恐其驚也。可想也。拊我畜我。乳哺我恐其饑也。○集傳拊拊循也。○通解拊拊循也。疏義曰。史記拊循其民。劉執中曰。恐其驚也。則拊之是也。鞠畜雖同訓。而意却不同。畜謂乳哺之也。○呂記李氏曰。拊我畜我而長我育下。皆重複言生育之恩也。○拊音撫。畜音旭。長我育

我冀其成長而滋養乎我察其寒煖而覆育乎我○
 集傳育覆育也○通解長者謝氏曰如南風之長
 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日夜望其長大是
 也育覆育也孔疏曰謂其寒暑或身體而煦嫗之覆
 近而愛育焉禮記所云煦嫗覆育皆是也○長音掌
 顧我復我父母前去而不
 迴顧乎我且顧之又顧反覆不能暫能隨則旋視而
 舍乎我○集傳顧旋視也復反覆也出入腹我
 入無往而不置我於腹以懷抱乎我出或
 其劬勞勞瘁如此○集傳腹懷抱也欲報之德
故我

之以德○古義之德指上六句鄭云之猶是也莊子
 之人也之德也字法同○說約注欲報之以德又小
 異然如古義則德屬父母如注則德屬子似古義較
 勝參之○朱日濬曰如古義說則之字猶云彼也若
 以此稱父母似屬彼此爾我之昊天罔極
 類終不如注以德指子為妥而其恩之
 窮不知所以為報也夫圖報者尚有歉然之心况不
 能終養而不及報之其又何以為情耶○集傳罔無
 極窮也○**南山烈烈**
 有德而不能報我之可哀為何
 ○賦也如耶彼南山烈烈然而高大○

集傳烈烈高大貌○詩緝
王氏曰南山之氣烈烈
飄風發發則飄風亦發發
然而疾急矣○

集傳發發民莫不穀
今民皆得養其父母而莫不善○
鄭箋言民皆得養

其父
我獨何害則我當與之偕善也而我獨遭此害
何哉真不如人之甚矣○疏義山高

大則風亦疾民莫不穀則我當與之皆善也而獨遭
此害何哉此以物理之齊興人事之不齊亦反其意

以為興也○朱日濬曰害即指
南山律律彼南山
律律而不終養說○害叶曷○興也

高大○集傳律律猶烈烈也○詩
緝王氏曰律律萃律之謂律音律
飄風弗弗則飄風

而疾急矣○集傳弗弗猶發發也○
○古義弗通作拂○弗叶分聿反
民莫不穀今民

善
我獨不卒而我獨不得終養何其不如人耶夫詩
人失養適其所遭乃不自諉而自罪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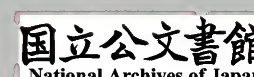
此可謂孝矣○集傳卒終也言終養也○講意不得
終養上文已明言之此特歎其不如人耳非至此方

言其不得終養也○疏義此與上章重
自哀痛以申不得終養之意○興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朱日濬曰首二章喻其不

得終養而傷父母之劬勞三章承言失養乃子之責以應伊蒿伊蔚四章極言父母之恩以應生我劬勞勞瘁意未二章又申不得終養而重自哀傷也○集傳晉王哀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大全廬陵羅氏曰魏嘉平四年詔司馬昭為監軍攻吳吳諸葛恪敗之死者數萬人昭問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司馬王儀對曰責

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斬之子哀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悲號讀詩至此三復流涕後司馬昭子炎篡魏為晉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慶源輔氏曰先生載王哀一事以見詩之感人如此必如是然後為善讀詩也以至解頤手舞足蹈皆實有是理但患人不善讀耳○永嘉陳氏曰此詩孝子行役而喪其親者之所作其詞深而切○三山李氏曰凱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弁太子見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



也故其咎責怨慕哀痛如此苟不爲母所棄不爲父所逐不困於行役而得終養則其歡欣可知矣觀詩者當以此類求之○豐城朱氏曰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形於歎咏者如陟岵鴉羽皆是也而蓼莪之詩獨使人誦之者流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曰陟岵鴉羽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於父母既沒之後父母尚存則雖曠廢於今日而猶幸來日之可繼也則是猶有望也若父母之既沒容貌之不可以復見音響之不可以復聞雖有甘旨輕煖無所奉之也念生育之艱

思顧復之勤罔極之恩既不可得而報則無涯之悲亦孰得而止之也此蓼莪之所以作也噫彼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也若父母既沒誦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是亦非人子也○朱日濬曰齊顧歡早孤每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痛哭受業者亦爲之廢蓼莪又孟元方誦詩至蓼莪必哀咽不已唐太宗生日謂羣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顏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更以劬勞之日爲晏

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凡此俱足見詩之感
 人也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
 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
 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
 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
 為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盡
 二親之壽忽於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
 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魯臯
 魚哭於道孔子曰子非有喪何哭悲也臯魚曰樹
 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逮往而不可追者

年也去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觀子
 路臯魚之言亦以不得常養其親為恨者也合詩
 人之辭以及諸賢之事而知人子愛日之誠實有
 不能自己者若夫蹉跎於生前而感悔於事後雖
 日誦罔極之句何益哉○又按史王哀廬於墓側
 日夕拜跪攀柏悲號泣涕著樹樹為之枯亦其誠
 之所感也序說與集傳同但首多
 刺幽王也一句亦採本之論也

有饑簋殮

序以為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
 此以告病曰先王之世天下有利而無病

故人心樂焉。今何如者，彼有饌然而滿之簋，殽○集傳，饌滿簋貌。殽，熟食也。○詩緝疏曰：簋盛稻，梁簋盛黍稷。○曹氏曰：旦則食飯，夕則食殽。蓋以水澆飯。○古義楊慎云：殽，客始至之禮。饗將幣之禮。今之通訓曰：朝饗夕殽。殽如今驛舍下馬飯。饗如今下馬宴。客至必夕，夕食未盛，故曰夕殽。享宴必以早為敬，而享宴必甚，故曰朝饗。○朱日濬曰：論朝饗夕殽，則殽字當从夕。然字書於饗殽，又有熟食之訓。又曰：以飲澆飯為殽。其殽字皆从反，而不从夕，則从夕者，夕食也。从反者，熟食也。今集傳訓殽為熟食，故其字从反，而

諸家夕殽之訓，自當从夕。故并存之。○詩緝賡曰：譚國在東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杜元凱云：在齊南平陵縣西南。○饌有捭棘匕。則必有捭然而曲之棘匕。簋殽音蒙，兗孫。有捭棘匕，以載肉出鼎而升之於俎矣。○集傳：捭，曲貌。棘匕，以棘為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詩緝疏曰：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匕載之。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棘本赤心，吉禮用棘。雜記言用桑者，謂喪祭。昨音判，牲之半體。○古義：匕亦作枇。匕所用以取飯，亦所以載牲體。其別有四儀禮少

言門 卷二十二 三
牢篇廩人所漑者黍稷之七也。雍人所漑者牲體之七也。又有疏七。注謂七柄有刻飾者。以其言疏是疏通刻飾之名。通柄刻雲氣以飾也。又有挑七。注謂挑者長柄。可以杼物於器中者。此二七皆有淺升狀。如飯糝則亦皆雍人所用之七也。按易震卦言不喪七。鬯震所以有七象者。以三四五互體坎。坎為叢棘。故云孔云待賓客之七用棘棘赤心。言於祭祀賓客皆赤心盡誠也。○說約特牲。右人於鼎北七肉。左人於鼎西載諸俎。○禮書七之別有四。有黍稷之七。有牲體之七。有疏七。有喪七。三七以棘。喪七以桑。雜記曰

柢以桑。長三尺。喪七也。或曰五尺。三禮圖又云。七以載牲體。長二尺四寸。葉博三寸。此據法牲體七也。又禮書云。詩於角弓。兕觥皆言其觥於天。畢與七皆言有抹。則七之制非挺然也。蓋按圖長而下斜。濶如俗馬蹄。刀然。○抹音求。匕音比。**周道如砥**。况此周道之平如砥。○集音求。匕音比。**其直如矢**。其直如矢於以為四國會歸道。○砥音抵。之途矣。○集傳矢言直也。○古義如砥。以平原四達言。如矢以馳道千里言。○說約有餘四句。亦反興。以不平興平。不直興直也。無深

意。○典。理。亦。只。出。得。周。道。二。字。下。四。句。俱。承。周。道。言。之。也。饒。訓。滿。則。不。平。抹。訓。曲。則。不。直。今。周。道。既。平。且。直。未。改。其。初。而。盛。衰。頓。異。是。以。悲。也。○朱。日。濬。曰。此。四。句。只。是。與。舊。說。砥。矢。雖。言。周。道。而。賦。役。均。平。亦。可。想。見。濬。按。如。此。則。君。子。所。履。是。以。上。之。君。子。履。以。朝。又。雜。比。體。矣。非。是。君。子。所。履。貢。○集。傳。君。子。在。位。履。行。也。小。人。所。視。下。之。小。人。視。以。往。來。蓋。至。今。無。異。也。○道。既。平。且。直。乃。人。所。共。履。共。視。者。曰。瞻。言。顧。之。乃。周。君。子。小。人。互。文。見。義。耳。○視。叶。矣。

改其初而人事之盛衰頓異我瞻言反顧之下○集傳瞻反顧也○朱日濬曰瞻訓反顧甚妙即俗所云不堪回首之意也○潛焉出涕有有感於中不禁潛然出言語詞○瞻音眷○集傳潛涕下貌○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也○朱日濬曰古道如故時事頓變所以潛焉而出涕也若一語道出出涕之故其感傷反淺集傳云云是訓詁體非詩人語氣涕目汁也○此章又有二說一謂周初侯國當盛簋滿匕長此由周道如砥賦役均平君子行而不違小人



視以依賴此事在上世已往矣故反顧出涕耳一謂
 蓋殮薄食棘匕微物言往昔朝周資斧之具不過如
 此此君子所履行小人所目擊今惟貨賄是責役力
 不堪因顧之出涕也濬按其說皆通但如此二說則
 俱作賦體矣○漕音
 山涕音體○興也
 小東大東 夫吾所以顧周道
 而悲者亦以我東
 國賦役之困故耳其供賦也困於布縷之征凡東方
 小大之國○集傳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
 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朱日濬曰小東大東
 箋謂賦歛小亦於東大亦於東歐義蘇傳皆宗之其

說亦通

杼柚其空

杼柚之上盡空無復經緯之存矣○
 集傳杼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空盡

也○詩記杼說文曰盛緯器○詩緝曹氏曰杼梭也
 ○董氏曰柚卷織者○朱日濬曰空非無杼柚特杼
 柚之上經緯空耳經即今濬鄉俗所謂布之直經緯
 即所謂布之橫御也柚易林陸本豐本俱作軸古字
 通用○杼音除
 糾糾葛屨 至於糾糾
 可以履霜 亦可
 之上濁柚音逐
 履霜 其供役也困於力役之征雖佻佻公
 焉 子為世家貴臣者○集傳佻輕薄不

柰勞苦之貌公子諸侯之貴臣也○桃音桃

行彼周行

皆奔走於周行之上○集傳周行大路也○下

行叶杭

既往既來

但見其既往焉既來焉○發微既往矣而又來既來矣而又往

往往來來絡繹不絕奔

使我心疚

勞苦之至使我為之心憂而甚病也

不亦深可慨哉○集傳疚病也○說約此章指言所可憫惜之事上四句見傷於脉下四句見困於役然

是兩截不是兩對葛屨履霜足其空意心憂而病承公子也○朱日濬曰此章承上章言出涕之故歎葛

屨之履霜則無衣可知傷公子之往來則下此可知○疚叶急○賦也

有冽沈泉

夫

役之困如此為上者獨不為之念乎彼有冽然而寒之沈泉○集傳冽寒意也側出曰沈泉○朱日濬曰

爾雅云沈泉穴出穴出也注云從旁出也今詩緝本仄出作反出字之訛也仄與側同釋名云沈軌

也流狹而長如車軌也惟其仄出故狹長**無浸穫薪**

其無浸已穫之薪以至於腐矣○集傳穫艾也艾音又○古義浸漬也○孔疏穫讀如穫稻之穫薪當析

小大東

之卽云刈者蓋木之細者荆楚之類故曰言刈其楚是小者刈之也契契寤歎况此契寤歎者○集傳契契憂苦也○朱日濬曰按古義契通作契刻也契者憂苦刺心之意重言之者契而又契憂苦之甚也寤歎者方寤卽歎見無時不然也寤寐覺也○契音器哀我憚人寧不勞人以益之病乎○集傳憚勞也○朱日濬曰此四句是興以獲薪不可浸興勞人實可哀以愛物之心與愛人之心此四句已包下意但感歎之意不一而足故出之反覆說約云上下各四句一正一反之詞

此又興一體今按詩詞俱是正言而興只四句餘不過卽上文而申歎之憚人兼勞於賦役不單指行役說○憚音多之去薪是獲薪蓋薪是已尚可載也則庶其載為寒泉所浸以至於腐可也○集傳尚庶幾也載載以歸也○載叶積哀我憚人既勞之亦可息也則庶其息而安之無為賦役所苦以至發之煩供億之困皆可言勞不盡人力不盡人財皆可言息○疏義此章則承上章之意又舉所可憫惜

詩
卷二十一
小大東
三

之人而致願望。○東人之子然東人之賦役所以困者正以不均耳彼均為

王之臣民則當均服賦役今東人之子○集傳東人諸侯之人也○朱日濬曰東人之子猶言東國之人

也舊說於子○集傳職專主也職勞不來則財力俱困專於勞苦而不

來見慰撫矣○集傳職專主也西人之子西人之子○集傳西人京師

西人是京師之人京師是王○孔疏東以對西則粲粲衣服則財力有餘

畿之大號非在朝之人也○集傳舟人舟

而得以逸豫矣○集傳舟人之子以至西人有舟人

粲粲鮮盛貌○服叶北舟人之子焉○集傳舟人舟

楫之人也○輯錄解頤曰別舟人能罷是裘亦能罷

私人言之者舉卑賤以見其餘也以為裘私人之字西人有私

其視葛屨履霜者為何如○集私人之字西人有私

傳熊罷是裘言富也○裘叶其私人之字人焉○集

傳私人私家阜隸之屬亦皆試用而為官百僚是試僚其視佻佻往來

也舟人私人皆西人也者為何如賦役不均羣小得志如此抑何西人之幸

而東人之不幸耶○集傳僚官試用也○此言賦役

不均羣小得志也。○朱日濬曰：上二章言東人之賦役勞苦已盡，故此章首二句只為引起之詞，西人四句與上杼柚履霜等句應，末二句與上佻佻等句應。其賦役不均，便有羣小得志意在內。○試叶詩。○賦也。○或以其酒。夫我東人極困，使西人稍加愛惜，猶之可也。奈何東人或以其酒之厚，不以其漿。而西人曾不以其為漿。○古義：漿乃酒之薄者，素問所謂今時之人以酒為漿是也。說文謂之酸漿，言其有酸味也。○說約：周禮酒正辨四飲之物，三曰漿，疏此漿亦是酒類，漿人掌共王之

六飲，水漿醴涼醫醕，入于酒。○韜韜佩璲。東人或以其韜酒，府則是漿，薄于酒也。○韜韜佩璲。東人或以其韜。傳：韜韜長貌，璲瑞也。○古義：璲通作瑞，鄭云以瑞玉為佩。○說約：青青子佩，不言佩色也，則此韜韜謂長亦當指其為組綬者。○朱日濬曰：璲瑞也，古人朝會以玉為信，曰瑞，濬謂解瑞為信者，即本祥瑞之義，蓋天以人君有德，將錫之以歷年五福之瑞，先出此以與之為信也，故謂瑞為信。今按五等諸侯各有瑞玉，以瑞玉為佩，故曰佩璲。據後漢輿服志云：古者君臣佩玉，自五伯迭興，戰兵不息，釋去綬佩，濬謂唯其如

此而古禮遂不可詳竊意古人既各執瑞以為贄而其所佩之玉又即各象其瑞以為之如漢之結綬加以雙印佩刀之類耳鞞鞞雖指組綬然因組綬之長而佩玉之長亦可知矣蓋所佩固止名璲然如衝牙瑀璜之屬又自種種皆佩中所有因得言長故釋名云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陪貳也酒佩皆公輸之物但舉一二以該之此句亦用首或

不以其長 而西人以二字貫○鞞立之上濁璲音遂

其為長出之甚艱視之甚賤

維天有漢 然則吾何愬哉仰而瞻之從之意氣驕溢類如此矣

維天有漢○集傳漢天河也○古義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為天漢楊泉云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又史記云漢者金之散氣朱子云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步天歌云天河亦一名天漢起自東方箕尾間遂乃分為南北道南經傅說入魚淵開籥戴弁鳴河鼓北經龜宿貫箕邊次絡斗魁冒左旗又合南道天津湄二道相合西南行分夾匏瓜絡人星杵畔造父騰蛇精王良附路閣道平登此大陵泛天船直到卷舌又南征五車駕向北河南東井水位入吾驂水位過了東南遊經次南河

言門 卷二十一
向關丘天狗天紀與天稷七星南畔天河沒石氏云
天漢蓋天一所生凝毓而成者天所以爲東南西北
襟帶之限也天下河漢之源蓋出于此按天河從北
極分爲兩條至於南極其一經南斗中過其一經北
斗中過兩河隨天轉入地中夏小正云七月漢案戶
注云案戶直戶也古者戶皆南是時初昏天漢直南
孔云星皆在天獨漢言維天者以其初言天象故云
維天以總之使下諸星皆蒙維天之文也○朱日濬
曰漢有天河雲漢銀河銀漢明河秋河絳河天漢天
津潢津雲津星漢清漢華漢傾河淺河銀灣銀浦河

漢之名或問天河獨取象於南者何也濬曰東南之
水江漢爲大天河在北極之南故借喻於南水以地
勢言由北而南先漢後江故亦不言江而獨言漢或
謂漢四時皆有獨春冬降地而夏秋升天濬謂漢既
隨天轉入地中則四時每日皆然其所以夏秋獨見
者因漢爲金之散氣秋爲金之正位故夏則望秋而
見秋則愈見其明春冬非不在天特金氣不聚隱而
不見耳蓋五行自土主四季外唯金爲堅剛不壞之
物故其氣獨**監亦有光**監視乎其下亦倬然其有光
著於天如此尚其有以監我焉則不幸見

困於人者猶幸見知於天矣。○朱日濬曰：監視也。跂
泛指監下而監我意是在有光之下。○監去聲。 **跂**

彼織女 跂然彼織女之星。○集傳：跂，隅貌。織女星名。
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也。○孔疏：織女三星

四星，望之跂然而成三角。○古義：自跂，彼織女至末
分爲五段，節節與前章相應，求助于織女爲杼柚其
空而言也。求助于牽牛爲職勞不來而言也。跂通作
企，舉踵也。跂予望之同此。天官書云：婺女其北織女
織女天女孫也。星經云：織女三星在天市東端，主絲
帛，嘗以七月一月六七日見東方，色赤，精明，女功善。

常向扶匡卽善，不向則絲帛倍貴。火星守布帛，貴客
守絲帛等貴。杜甫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張
鼎思云：余考天文圖，織女在河南而東，牛宿在河北
而西，以河爲界。子美詩是也。○發微：集林大斗記云，
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
有星微微，在氏之下，謂之織女。○朱日濬曰：佐助期
云：織女神名收陰。七月初昏牽牛在西北，織女在東
南。陸機詩云：牽牛西北迴，織女東南顧。怨彼河無梁，
皖焉不得渡。 **終日七襄** 日更七次，尚其有以益我焉。
○跂音企。 **終日七襄** 則不幸見困於人者，猶幸見

詩月

卷二十二 小大東

三

助於天矣。○集傳七襄未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大全安成劉氏曰：日月五星為緯，其餘皆為經星。經星周布與天為體，所謂經星一晝夜左旋一周天而有餘者，即天之旋一周而又過一度者也。然周天十二次，一晝夜十二時，則一時當歷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間，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也。○朱日濬曰：襄訓駕如兩服上襄之襄，毛以襄為反經傳少見，當如反復之意，與駕字相去

不遠。蓋駕亦有往來反復之義，故也。古義又以襄通作纒，佩帶也。謂織女與婺女星近，俱主布帛之事。婺女四星，織女三星，合之乃成七襄。濬謂此說亦通。但本文只有織女，別添出婺女四星，以足七襄之數，可乎。○此章四句，分上見困於人，下求恤於天。雲漢非所以監人，而冀其見知。織女非真能成章，而冀其相助。此亦無聊之甚。姑為是不得已之詞。凡文章到極無根據處，却無限深情。此類是也。注云：成文章以報我成章在下，且虛說。○或問七襄於報我意，無涉。濬曰：日更七次，其行甚速，有拋梭織組之狀，故以喻成

章報我賦也○雖則七襄孰知天亦不能為吾助乎彼織女雖則七襄○朱日濬曰則字

閔家本作有然考嚴緝呂記蘇傳歐不成報章曾不義古義發微及大全諸書俱作則

文章以報我仰望之意而助我布縷之征○朱日濬曰報章據集傳云不能成報我之章毛傳則曰反報

成章疏謂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反報成章今織女之星駕有西無東是不成報章此與集傳異然亦一

說也所織有五晚彼牽牛即彼晚然而明之牽牛○集傳晚明星貌牽牛星名

采之章故曰章

○古義天文志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按河鼓十二星在牽牛北爾雅直以河鼓為牽牛非也步天歌云牛六星近在河岸頭頭上雖然有兩角腹下從來欠一足○朱日濬曰晉志云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其北二星一曰即路一曰聚火又云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越是則牽牛服箱不獨取牽牛之名實有聚火不以服箱亦不以服箱即路之義也○晚音莞

○集傳服駕也箱車箱也○孔疏車兩較之內謂箱是車內容物之處○詩緝丘氏曰服箱猶言駕車

也東有啓明

以至東有啓導日明之啓明。○集傳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

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為言也。○古義爾雅云明星謂之啟明孫炎云明星太白也晨出東方高三舍命曰啟明昏出西方高三舍命曰太白班固云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右肩青比參左肩黑比奎大星天官占云太白者西方金之精白帝之子一名熒星一名官星一名梁星一名滅星一名大鬻一名大爽徑一百里史記云察日行以

處位太白太白金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官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侯此張衡云一名火政一名明堂一名文表一名太皞一名天相一名威星孔云長庚不知是何星未能審也今按太白名號甚多獨不見長庚之稱其廣如一匹布着天者亦名長庚此星見兵起乃妖異之星非常見者不應與啟明對言鄭樵則以長庚為水星謂金水二星附日而行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夫水星自籀履星古來載籍未聞以長庚為水星也且據

序

卷二十二

小大東

三

史記稱太白出以辰戌入以丑未辰星出入亦常以辰戌丑未安得每日東西見乎及考張揖廣雅則云太白謂之長庚或謂之太暉始知長庚啟明本是一星而李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白為名而字太白非無據也韓詩毛傳亦皆指為明星特從來解說東西二字不明似乎每日東西兩見者然孟康有云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經天天下華民更王今使每日皆東西兩見豈每日皆經天平抑豈作詩之也偶逢此變乎以文害詞正此之謂夫東西原非同時

當其晨見東方去夕見之期甚遠及其夕見西方去晨見之期甚遠啟明長庚正因東西見而異其名先儒謂啟者開也言開導日之明也庚者續也言長能續日之明也一說庚金屬亦通又按星之在天有經有緯三垣二十八舍為經星附天轉運各有常位譬如百官萬民各守其職業而聽命於七政三垣一曰紫微一曰太微一曰天市二十八舍者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為蒼龍之體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為玄武之體西方七宿奎婁胃昂畢觜參為白虎之體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為朱雀之體中

外官星總計二百八十三座常明者百有二十可明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焉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星合日月為七政懸虛運轉不附於天木曰歲星行四千三百三十一日有奇約十二歲一周天火曰熒惑行六百八十七日弱約二歲一周天土曰填星行一萬七百四十八日弱約二十八歲一周天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二星各行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歲一周天舊說謂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者乃謂其一歲所行周天日數與日行相等非謂星體常附日行也凡五星之遲留伏逆

皆因于日近日則疾遠日則遲遲甚而留留久而退初遲退漸疾退退最疾而後遲退如初退止而留留久而順行却從最遲以至于最疾最疾則與日同躔也水火土三星比日行度較少與日未對衝之先夜半後可望與日既對衝之後夜半前可望茲不具陳若太白辰星則不然其行度亦各不相似太白最疾時約四日行五度有餘辰星最疾時約一日行一度有餘此兩星比日行度較多伏合以後則過日而前太白距日十度半而夕見辰星距日十六度而夕見夕見則在西方太白距日甚遠不過四十五度辰星

距日甚遠，不過二十四度。既已甚遠，則所行遲，比日較少。由是漸與日近，太白距日三十度有餘，而初留辰星距日二十一度半，而初留太白留後，距日二十四度有餘，而初退辰星留後，距日十九度半，而初退退行之際，與日相近，退行最疾之時，與日必同度也。○說約集傳啓明長庚皆金星者，猶云皆謂金星也。蓋金星止一，無兩星耳。據孔疏，則啓明長庚并不必實是金星之名，分據兩頭言之，正似形容之詞。今吳俗謂長庚為黃昏星，啓明為曉星，有曉星時無黃昏星，有黃昏星時無曉星，理為一星，尤無疑。但二句實

非一時并有，偶然對待言之也。○注兼言金水二星者，以彼形此之詞。下已云獨以金星為言矣，勿疑。○朱日濬曰：啓明長庚太白當為一星，蓋出東為啓明，出西為長庚，而總名太白。唐逸史云：成都酒家，每有紗帽藜杖四人來飲，飲輒數斗，其言愛說孫思邈。明皇召孫問之曰：此太白酒星，每遊人間飲酒，尤樂蜀都，此必因李白好飲而文其說，不足信也。嘗怪近代傳奇中，每有忠義冤屈之人，輒有太白金星下救，嗚呼！五行中能救人者，信惟金也。
西有長庚 西有增長
 故曰小人喻於利。○明叶芒
 續日之長

庚此何能引日之未出而致其早挽日之有抃天畢
 既入而寬其晚以資我營作乎○庚叶岡有抃天畢
 而有抃天畢亦豈能掩捕禽獸以充吾飲食之需○
 集傳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疏義畢長柄小
 網也畢八星二星直土如柄六星曲為兩行張其口
 如畢網也○古義有抃曲而長也爾雅云濁謂之畢
 孫炎云掩兔之畢或呼為濁因以名星步天歌云畢
 恰似爪又八星出史記云畢曰罕車主弋獵其以天
 名必有其義後漢書云畢為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
 故武王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又晉書畢八星其

大星曰天高又昂畢之間為日月五星出入要載施
 道故元命包云畢為天階今不知何所取之

之行凡此三星一無所用但施之行列而已是天亦
 豈真有所助哉○集傳行行列也○朱日濬曰

時說末句單承天畢句如此則啟明長庚二句全無
 着落今觀詩人語氣明是末四句一連集傳說為是

○行音杭 ○維南有箕不但是也維南雖有箕○古
 ○賦也

簸箕箕下三星名木不可以簸揚之用○古義簸說
 柞箕前一黑是糠皮

寺月 卷二十一 二小大東 星

文云揚米去糠也揚說文云飛舉也。○簸波之上。維北有斗。維北雖有斗。○

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詩緝斗七星常見於北

故曰北斗或以北斗為二十八宿之斗非也。○古義。晉書云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

本也星經云第一名天樞為土星主陽德亦曰政星。也是太子象第二名璇主金刑陰女主之位主月及

法第三名璣主木及禍亦名金星第四名權主火為。伐為天理主伐無道第五名衡主水為煞助四詩旁

煞有罪第六名闔陽主木及天下倉庫五穀第七名。瑤光主金亦為應星運斗樞云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標合而為斗史記云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日建者魁。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舊說謂魁第一星衡第。五星杓第七星此三星謂之斗綱乃七政之樞機四。時之斟酌隨所指以運元化者也如今寅月雨水後。日躔入亥宮則斗杓昏刻指寅斗衡夜半指寅斗魁。平日指寅以春卯月春分後日躔入戌宮則斗杓昏

言門 卷二十二
刻指卯斗衡夜半指卯斗魁平旦指卯以推餘月皆
然下文言西柄之揭是斗柄指西正在秋時且明言
維北有斗于二十八宿之南斗何與孔朱泥箕斗連
言謂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于南方箕在斗南斗
在箕北故云維北有斗迂矣凌蒙初云考天文夏秋
之間斗宿在箕東而稍北固未嘗在北且譚大夫東
人自東而指正謂在北之斗耳豈得指時方在南之
斗宿而因在箕北以謂之北斗乎按南斗六星狀亦
如北斗東西四星為魁西二星為柄○朱日濬曰北斗
七星常見不隱若南斗六星不常見見則其柄必指

西集傳因下文西柄之揭遂首從孔氏之說其實經
文以維北對維南正謂天之南天之北若以維北為
在箕之北則維南亦為在斗之南矣然如巷伯專言
南箕更是对誰而言南也則此處自當指北斗七星
無不可以挹酒漿不可以為我挹酌酒漿之資是天
疑固無所助矣○朱日濬曰挹廣雅
不可以挹酒漿
云酌也古人酌酒維南有箕載翁其舌
多用斗○挹音揖載翁引其舌若
有所吞噬於我耶○集傳翁引也舌下二星也○詩
緝董氏曰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

翁○朱日濬曰翁猶引也引長也動也箕星踵狹而
 舌獨廣便有引長動口之象時說以踵在上舌在下
 為引其舌殊無
維北有斗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其柄乃西
謂○翁音吸
 所挹取於我耶是不特西人因我而天亦若共困於
 我矣吾又將何所賴哉夫天象亦何助何害今始焉
 無所赴告則望其助繼無所歸咎又怨其困蓋情愈
 促而計益窮矣在上者何為使之至此哉○集傳南
 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朱日濬
 曰此詩在天漢望監以下如織女則冀其助我之財

率牛則冀其助我之力以至啟明長庚有挾天畢箕
 簸斗挹箕舌斗柄俱一財一力相間對說乃知詩柄
 用困役傷財為至確也古義云嚴云此詩其作於秋
 平露漸為霜雲漢分明斗指西箕在南皆秋時也時
 惟畢未見因言星及之耳按月令孟秋旦畢中唐月
 令八月曉畢中則此時畢星或旦見也濬謂此說於
 詩甚合凡熊羆是裘有冽沈泉皆
 是秋冬之象○撮音摯○賦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朱日濬曰首章槩言困役傷財
 之意二三章言財力俱困上所

當恤四章承上賦役不均故東人憂勞而西人得志五章言西人無厭如此庶幾望監於天以求助六章言天亦不能助我末章言天不惟不助而且有害夫天何必於利西虐東但東人困極為是以抒其不平之氣俱不宜着相○序說與集傳同子貢傳以為厲王之詩古義據竹書紀幽王三年初增賦即以為此時之詩未知誰是又楊升菴云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周有二東

之變王迹熄而王室亂矣據楊說是此詩為東遷後作但明言西人自屬西京詩惜於幽厲無考耳

四月維夏

此亦遭亂自傷之詩曰天下治亂無常人所遭亦異彼四月維夏時暑將來○夏

六月徂暑

則亦由六月而去矣○集傳徂往也六月

也○朱日濬曰徂往也往去也夏正六月為小暑大暑節氣暑至此而極極則退去之漸也故曰徂暑

先祖匪人

今我先祖匪人乎亦人耳

胡寧忍予

則不宜忍其後人使遇亂世胡寧忍

詩月

卷二十一 小四月

四

言尸
予遭此禍而無所止極也。○孔疏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祖匪人出悖慢之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已不自先後也。○蘇傳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先祖匪人胡寧忍予一也皆無所歸怨之詞也其實以爲非其罪也。○疏義暑去有時禍去無時天不忍以暑害人先祖忍以禍害人也。亂世之禍與暑氣酷烈同故以起興。○朱日濬曰此章反興胡寧猶何也胡與寧同連用者蓋疊字成句亦詩人之常法也。○自毛鄭以匪人屬先祖集傳從之雖孔疏蘇傳諸說申引頗確濬終不然其說後見歐陽子

之論曰凡爲人之先祖者積善流慶於子孫而已安知後世所遭之亂而預爲之彌縫之今此大夫不幸而遭亂世反深責其祖以人情不及之事詩人之意決不如此就使如此不可垂訓聖人刪詩必棄而不錄也其說頗與濬意同竊謂人字當指詩人自己若曰我先祖其匪以我爲人乎如此則此人字與忍予予字兩相照應必如舊說大失詩人溫厚和平之旨然卽如舊說則人字亦宜就人情人理言猶云我先祖獨非人之情乎同此人情耳何爲使我遭亂而不已也或又謂先祖非人也乃神也陟降在上胡寧忍

予乎自謂此數說較妥但從注已久未敢
擅改聊存以俟採者○予叶與○興也
○秋日淒

不止此也彼秋日之風淒淒然肅殺用威○
呂記東萊曰秋日冬日猶言秋時冬時也
○百卉

具腓也○古義具通作俱皆也○卉音諱腓音肥
則百卉具腓無物之可免矣○集傳卉草腓病

亂離瘼矣○孔疏亂離瘼三者連文明非共為一事
况今之世亂離病矣○集傳離憂瘼病也

朱日濬曰亂離瘼矣謂遭禍亂流離而至於病矣
語雖三項意實一串故未句只言適歸之事無所適

歸正流離之謂也○瘼音莫
奚其適歸則四方雖大奚其適歸而
為可安之地也哉○集傳

奚何適之也○疏義肅殺用威則何物可免亂離為
害則何處可安草木之病者皆然人民見病者隨地

而然也亂世之氣象與秋之凋瘵同故以起興○朱
日濬曰此章是正興○歸謂得其所也蓋人有所歸

則安故以歸為得所奚其適歸者謂何所往而得其
所歸哉○奚字古義詩緝呂記俱作爰彼注云爰於

也於何所適歸乎字雖
異而語意亦同○興也
○冬日烈烈不但此也彼冬
日烈烈然而寒

○集傳烈烈猶栗烈也。○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朱日濬曰烈本猛火之義冬寒而曰烈烈謂飄風發發然而疾其寒之至猛烈者。○集傳發發疾疾。○集傳穀善也。○我獨何害此害其情貌。○民莫不穀今民莫不善也。○乃不相似乎真可傷也。○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亦與也而先生但連上二章為說云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如此說則却似賦體其不解所以為與者蓋此章之說已見於蓼蕭篇矣。○

疏義日寒則風疾其氣相似也。民穀而我害其情何不相似乎但亂則俱害矣。而云然者自傷之甚爾。亂世之物情與冬之慘慼同故以起興。○朱日濬曰說通云注合三章禍亂日進無時而息看來無此意只是哀傷之情觸目生悲故夏怨其暑秋傷其病冬悲其烈無一時得自寬耳。按此說較集傳為優此章是反興。○害叶。○山有嘉卉禍亂如此豈無自哉彼山曷。○興也。○詩緝錢氏曰卉草也通。○侯栗侯梅則維栗維梅物之言之則草木皆卉也。○美者能全其美可。

詩月 卷二十一 二小四月 臣

見也。○集傳侯維也。廢為殘賊。今在位者皆變為無良之俗。而傳侯維也。廢為殘賊。同惡相濟以殘賊乎善類。○集傳廢。廢也。其知其尤。則誰之過哉。是人性無常。反不如物變也。其知其尤。性之有常矣。○集傳尤。過也。○疏義物之美者能全其美。可見也。人之善者乃變而惡。不可知也。物性有常。人性無常。此以人不如物起興也。○說約如上。說以不變照變。可知照不可知。兩意雙關。然變為意較重。莫知者。歎詞也。則誰之過。昆湖云。暗指王言。○朱日濬曰。此章是反興。○尤。叶移。○興也。○相彼泉水。夫殘賊為害。豈有極。

乎相彼泉水。○集傳相視也。○相去聲。載清載濁。猶載清焉。載濁焉。濁相視也。○相去聲。載清載濁。者有時或清也。○集傳載則也。我日構禍。今我遭亂。乃日日構禍。○集傳。○濁叶觸。我日構禍。構合也。○說通構者交加之意。見正未有。曷云能穀。果何時可已。有以見於害而能已時也。曷云能穀。善乎真無得以自寬也。已。○疏義泉水之濁。有時或清。而禍亂之遭。無時可已也。此亦以二者相反對而為興也。○朱日濬曰。此章是反興。或問看末句。曷云能穀。上當云載濁載清。而反云載清載濁者。何也。濬曰。詩意本重清。一邊載清載濁。詩月。

者猶云有清時有濁時非盡濁也且濁字便韻故句法如此或有以此章作正與者謂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歎世道昏亂亦無清明之期也我日構禍所謂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阱也其說亦通○興也

滔滔江漢使已不盡職而遭亂猶可無恨彼滔滔江漢○集傳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發

微徐鉉云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為孔道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循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浙江發源東陽新安之間不與岷山之

江相涉至錢塘入海今錢塘江口浙江山正居江中潮水投山下折而曲故云浙江○漢載漢廣章○朱日濬曰獨以江漢為典者或大夫流離至於南國或行役至此偶有所見不然惟楚有木抑如澤畔行吟漁樵江干者**南國之紀**猶為南國之紀而經帶包絡代不乏人乎**南國之紀**之無外是南國且有夫江漢矣○集傳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講意江漢為南國之紀是南國且有乎江漢矣若謂江漢有南國則反予不可依○朱日濬曰江漢二水圍繞南國若經帶包絡者然故曰南國之紀南國以江漢為綱

紀便是南國有江漢之意南國即指濬今湖廣諸郡而言發微以為兼屬吳楚非也今江漢發源於梁州合流於荊州荊**盡瘁以任**况我獨勞盡瘁以事寧莫州正今湖廣也**寧莫**我有宜其我有也今乃視之若無置之若棄寧莫我志○說紂識有疏義云猶顧念也然愚意只是記憶之意○朱日濬曰此章是反興以南國且有江漢反與王不我有惟其莫我有而構禍殘賊之害皆所不免矣與上諸章實非兩事○有叶以○興也○

匪鴉匪鳥

我之遭亂如此雖欲避之能乎彼鳥吾知其飛也我則匪鴉匪鳥○集傳鴉鴉也鴉亦驚鳥其飛上薄雲漢○古義鴉當依說文作鸛云

鴉也李氏曰若以為鴉鴉之鴉則無戾天之理今按鴉鴉之鴉本从隹非从鳥也陸佃云鴉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阜鴉一名鸛其飛上薄雲漢羅願云鴉者鴉之類土黃色健飛擊沙漠中空中盤旋無細不覩鴉鴉類爾雅云鴉鳥醜其飛也翔陶隱居云即俗呼為老鴉者與鴉鴉並相似而大極善飛翔江淮間捕魚食之陸云鴉摩風迴翔故其飛也翔曲禮曰

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鳴則將風故也○朱日濬曰
 鴉鳴也此鴉與鴉之奔奔之鴉字同而音義各異謂
 鴉也一名鷲性刻鷲翰飛戾天其能翰飛以至於天
 ○鴉音團鳶音沿翰飛戾天乎○詩原戾至也○
 古義蘇軾云鳥飛不匪鱸匪鮪魚吾知其潛也我則
 在翼翰者翼之銳也匪鱸匪鮪魚吾知其潛也我則
 鮪大魚也○鱸音旗鮪音委潛逃于淵其能潛逃於深淵乎罪罟
 全慶源輔氏曰此章本亦興體但有所托之物而無
 所興之辭故不可謂之興又有四箇匪字故亦不可

謂之比而只得以爲賦也○說約觀輔注則六義非
 有一定之目皆是後人看出尤信○發微即前奚其
 適歸之意前就天下之亂言是傷悲感慨此以處世
 之勢言乃無可奈何而自安之詞淵明詩云望雲漸
 高鳥流水愧游魚亦此意○賦也○山有蕨薇禍亂莫逃則將
 矣○隰有杞桋隰則有杞桋矣○集傳杞桋也橫赤
 桋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良好叢生
 山中中爲車輞枸檣音苟計棟音色中爲車輞之中
 去聲輞音罔○輯錄輞車之牙即輶也考工記注輶

牙也以為輪之周抱也。○朱日濬曰：杞即今枸杞，棗即爾雅所云棗赤棗也。若白者單名棗，二木皆堅韌。今人以為車轂，棗音色从木从束，又音笑短椽也。音義俱別，今或作棘為荆棘之棘，誤也。○棗音夷。君

子作歌 况君子遭時之亂而作此歌也。○朱日濬曰：歌即此四月之詩。○維以告哀。但發抒悲痛之情於言詞之間以告哀而已，豈敢有他事哉？詩人之情亦可歎矣。○大全慶源輔氏曰：惟以告哀而已，無他事也，則其情切矣。○通解：患害無地可逃，但能發抒哀痛之情於歌詞之間而已。○疏義

此則託物為無義之興。○朱日濬曰：此章是正興。山隰興君子句。有蕨薇杞棗興告哀句。山則有蕨薇隰則有杞棗。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大約以山隰之物有此蕨薇杞棗而已。君子之歌維此告哀而已。皆不及其他之意也。止於告哀而不敢他及者，所謂隱憂深痛，不敢戲談之意。已隱隱寓矣。或又有以此作比者，謂蕨薇在山刺纖植而高張，杞棗在隰歎美材而下列，以是之故君子所以作歌而告哀也。如此且與廢為殘賊意相應，其說可存。○哀，叶衣。○興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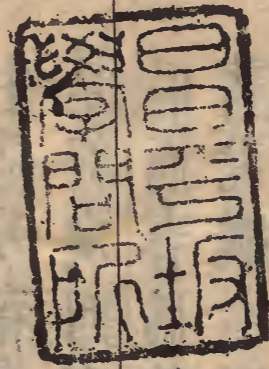
說通通詩皆迫感無緒之詞強分之，一二三章遭亂自傷之詞，

四五六章遭亂而怨其上之詞也。七章言避亂之無策也。八章述已作歌之意，不敢過有所望也。○朱日濬曰：此詩其作於四月乎？觀蕨薇杞楨皆初夏方盛之時，其言秋日冬日，不過歷敘平時所閱之景，非至四月而作詩如此。至秋日冬日而又作詩如彼也。徐子先曰：天地之運隨時變遷，四時之景本無美惡，惟夫懽樂者遇之則為美景，憂愁者觸之則為惡況。今感時之亂，故遇境生悲，觸緒增

感，真似有終歲不得自寬者。詩故曰：當夏則苦煩暑，當秋則感凋傷，入冬則又苦風雨，至於薇蕨之生，是芳春矣，人皆熙熙於艷陽，我顧作歌以告哀，是終歲四序無復須臾之歡矣。陳際泰曰：天有四時，而春盛德在木，其政仁，四月之詩獨缺焉。濬按：諸說雖不同，然其言亦各有可採者。獨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吾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古義據之，遂以先祖匪人一句為說，定為征役思祭之作，亦未知其然否也。詩故又據滔滔一章，謂大東東國困於征輸，四月南國困於征輸，獨小序與集傳意

畧同但序必定為大夫刺
幽王者亦未實有所考也

小曼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卷二十一

天祿壬辰

